

奥巴马中东“新政”的变与不变

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顾问 刘宝莱

【内容提要】 奥巴马总统对美国的中东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提出了“新中东政策”。同其前任相比，其中有变也有不变。归纳起来主要有六变，有六不变。一年来，奥巴马的中东“新政”虽有一定成效，但与预期仍相距甚远。今后中东地区谋霸与反霸，控制与反控制，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依然会继续。中东地区局势难以平静，仍将是多事之热点地区。

【关键词】 奥巴马 新中东政策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执政后，面对的是其前任布什总统的中东“政治遗产”：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中东地区穆斯林的反美、仇美情绪高涨。为扭转美在中东的被动局面，改善美在该地区的形象，奥巴马对美的中东政策及时进行大幅调整，提出了“新中东政策”。

奥巴马一改过去布什总统在中东地区进行“十字军东征”的“好战骑士”形象，除宣布要从伊拉克撤军外，还运用外交“巧实力”，频频向该地区穆斯林“示好”。他又是“彬彬有礼”，又是“承认错误”，力图缓和美国同该地区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恢复乃至增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这一做法，已在该地区产生一定效果。

但奥巴马的“新中东政策”与其前任的政策相比，并不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其中有变，也有不变。归纳起来主要有六变，六不变。六变是：

第一，高唱“友好”调，不提“改造”事。奥巴马上任后，于2009年4月6日第一次访问穆斯林国家土耳其。他在土耳其议会发表演讲中竭力表白，美国“没有与伊

斯兰世界开战”¹，美国将与伊斯兰世界建立更加友好的伙伴关系。他还敦促土耳其在穆斯林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沟通中起到“一个桥梁作用”。6月2日，奥巴马开始首次中东之行。这次访问被视为“和解之旅”。美联社称之为“开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对话”^④。在此次中东之行中，他先后访问了埃及和沙特阿拉伯。6月4日，奥巴马在开罗大学发表演讲，强调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友好关系。他承认，“西方与伊斯兰关系的紧张源于西方的殖民主义行动；源于伊斯兰世界被当成‘冷战’代理人，而其本身的愿望受到漠视；源于现代化与全球化带来的某些‘恐惧感与负面影响’”。奥巴马呼吁“伊斯兰世界与美国实现和解，共同推动双边关系进入新局面”^④。该演讲在伊斯兰世界产生了较好的反响，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好评。沙特阿拉伯社会学

¹ 《奥巴马呼吁土耳其发挥桥梁作用》，《参考消息》，2009年4月7日。

^④ 《奥巴马的中东之行》，《环球时报》，2009年6月4日。

^④ 李学江、李潇：《奥巴马在开罗发表演讲》，《人民日报》，2009年6月5日。

家达西尔认为，奥巴马在开罗的演讲主要是为了安抚反美势力。他发出的信息非常积极，而且充满抚慰意味。当前，奥巴马总统同中东地区朝野人士主要谈的是“相互尊重”、“共同应对”和“求同存异”；而不是像其前任，大谈如何“改造中东”，以便尽快打开中东“死结”。8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访美。美国白宫发言人吉布斯表示，美埃两国元首时隔五年再次相聚，应被视为美国中东新战略的“继续延伸”。美国媒体评论称，白宫力求重新使埃及成为美国在处理巴以关系中“备而未用的王牌”。

第二，强调如期从伊拉克撤军。奥巴马执政前后一直表示，要从伊拉克撤军。在这次开罗大学演讲中，他再次重申“保证美国会按计划如期从伊拉克撤军”，不会谋求在伊建立“军事基地和获取石油利益”。他承认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犯了错误。2009年6月，美军撤出伊主要城镇。在此之前，伊国内安全局势有所好转，暴力事件明显减少。据报道，“伊拉克安全部队现已发展到61.8万人，比2007年增加了27%。他们加强了在巴格达和全国各地检查站的力量。自此暴力活动大幅减少”¹。同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联大讲话中重申，美国要负责任地结束伊拉克战争，但不会“放弃”伊拉克。然而目前伊安全局势依然严峻。10月25日，巴格达又发生两起汽车炸弹爆炸，造成132人丧生，512人受伤。这是自美军撤出伊拉克主要城镇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恶性事件^④。伊拉克朝野人士担心，一旦美从伊撤军，伊局势将进一步恶化，甚至可能出现失控。

第三，主张同伊朗对话，不再动辄喊“打”。奥巴马总统多次表示，要与伊朗对话，以伊核计划为对话核心。美联社称，奥巴马还设立了一个时间表，希望美国的努力

能在2009年底前获得来自德黑兰的积极回应，但未能如愿。为了同伊朗套近乎，2009年3月20日，在伊朗传统新年来临之际，奥巴马发表视频讲话，“向伊朗民众祝贺新年”^(四)。3月31日，克·希拉里国务卿欢迎伊朗参加在海牙举行的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这是她本人建议并亲自敦促伊朗出席此次会议的。她认为，伊朗代表出席会议“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说明将来有合作可能”^{1/4}。6月14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参加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谈节目《面对媒体》时说，奥巴马试图解冻美国和伊朗近30年冰冻关系的努力仍将继续。奥巴马总统也表示，如伊朗领导人松开紧握的拳头，美国将向他伸出外交之手。11月30日，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报道，伊朗计划兴建10座铀浓缩工厂。美国白宫发言人吉布斯仅就此发表声明说，如报道属实，该举动将是“伊朗再次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选择自我孤立的又一例证”。^{1/2}

在向伊朗施压问题上，美仍着重于经济制裁，而不是采取军事打击。其主要目标是伊朗革命卫队。据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控制着伊40%的经济和核计划。美国防部长盖茨说：“或许向伊朗施加足够大的经济压力，外交就能成为他们走出困境的一扇大门。只要他们选择改变政策就能走出来。所以我认为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但我觉得促使他们坐到谈判桌前来的是经济制裁”。

¹ 《伊拉克军队组建步履蹒跚》，《参考消息》，2009年5月10日。

^④ 《跨国连线：巴格达汽车炸弹已造成132人丧生》，新华网，2009年10月25日。

^(四) 《伊朗为何冷对美国“橄榄枝”》，《参考消息》，2009年3月27日。

^{1/4} 《“春季接触”或解冻美伊关系》，《参考消息》，2009年4月2日。

^{1/2} 《伊朗要建10座核工厂叫板西方》，《参考消息》，2009年12月1日。

第四，转移反恐重点，强调其不反穆斯林。为改变布什的“全球反恐战争”所造成的恶果，奥巴马提出“阿富汗战略”，将反恐重点由伊拉克移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2009年2月17日，他批准向阿富汗首批增兵1.7万人，以集中打击东山再起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12月1日，他宣布将向阿增兵3万人。与此同时，他支援巴基斯坦全力围歼国内的塔利班武装力量。对于穆斯林，他一再声明，决不与其为敌，并宣扬美同伊斯兰世界的良好关系及其本人同穆斯林的历史渊源。另外，他避免使用“反恐”一词，而代之以“反暴力极端主义”。

第五，积极启动中东和平进程。在中东问题上，奥巴马比布什抓得紧、抓得早。上台伊始，他即任命米切尔为中东问题特使。米切尔迅即穿梭中东，推动尽快恢复巴以和谈。由此可见奥巴马对中东问题的重视。2009年6月9日，米切尔再度赴中东，分别同以巴领导人举行会晤，转达了奥巴马“尽快启动巴以和谈的愿望，认为巴以双方应恪守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以促使双方持久和平的早日实现。”^①与此同时，米切尔还访问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分别同两国领导人就两国恢复同以色列和谈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是美政府在奥巴马中东之行之后的第一步棋。6月14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知名学府巴尔伊兰大学发表外交政策演讲，公开表示以色列希望与巴方立即重启和谈。以色列不希望统治巴方民众，而是希望两个民族和平共处。“他支持建立与以色列共存的巴勒斯坦国。但他为巴建国附加了诸多巴方难以接受的先决条件。”尽管如此，这是以政府对美提出的“两国方案”的明确回应。当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吉布斯发表声明说，奥巴马认为，内塔尼亚胡今天发表愿接受一个非军事化的巴

勒斯坦国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内氏在巴建国问题上的这一微妙变化有利于重启巴以和谈，是美采取主动行动的结果。据阿拉伯媒体报道，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6月16日在加沙会见美前总统卡特时说，哈马斯“支持任何以1967年战争停火线为边境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建议。”这是哈马斯对内塔尼亚胡讲话的最新反应。“与此前的立场有着显著区别，耐人寻味。”尽管9月22日的美以巴峰会未能重启巴以和谈，但在美推动下，内塔尼亚胡总理11月25日宣布，以方已决定在10个月内不再批准新的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建设项目，以期恢复与巴方的和谈。他还表示，以方愿与美国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一年来，以巴武装冲突和暴力事件有所减少。

第六，提出加强多边协调，共同应付中东问题。目前，奥巴马在中东正面临三大危机，四大麻烦，即“围绕巴以冲突及黎巴嫩－叙利亚延长带形成的地中海东岸危机；围绕能源争夺和伊朗－阿拉伯之争及逊尼派－什叶派之争形成的海湾地区危机；还有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地区危机，那里塔利班势力的上升正在威胁着北约驻阿富汗部队的安全以及巴基斯坦的国家团结。”^④四大麻烦是：“伊拉克、阿富汗、伊朗和巴以问题。”^④随着美金融危机的日益严重，奥巴马更感到难以凭借一己之力解决上述危机和麻烦。当务之急，美需加强同世界各大国乃至伊斯兰国家的协调与合作，以便使美较顺利地通过该地区的“众多雷区”。鉴此，奥巴马愿在维护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打击地

^① 《中东各方展开新一轮博弈》，《人民日报》，2009年6月11日。

^④ 《中东三大危机困扰奥巴马》，《参考消息》，2009年6月8日。

^④ 刘顺：《奥巴马向伊斯兰世界频伸“橄榄枝”》，《参考消息》，2009年6月11日。

区恐怖主义和各种犯罪及解决中东问题等方面加强同联合国与欧盟、俄罗斯、中国等世界各大国的协商。同时，美愿同地区各国“共同应对”该地区的挑战。

应该看到，尽管有上述六变，但在涉及美在中东战略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奥巴马同其前任保持了一致。综合起来，主要有六不变。

第一，坚持主导中东地区事务。二战后，美国历届总统一直视中东为美不沉的航空母舰，决不允许其他国家挑战其在该地区的霸主地位。美国在中东的影子无处不在。该地区的任何重大事务，均绕不开美国。布什任职期间，强化了美中东战略，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力争独霸中东，但也走进了“死胡同”。奥巴马的“新中东政策”仅是策略性调整，意图在各大国配合下继续任中东掌门，牢牢掌握主导权。

第二，坚持偏袒以色列。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盟友。因此，美在中东问题上对以巴一贯持双重标准，奥巴马也不例外。在巴以争端问题上，他会向以施压，但具体涉及以色列核心利益问题，他决不会向以充分施压，美以巴峰会无果而终就是一证据。以色列建国后，以历届政府敢于拒不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并同阿拉伯国家为敌，主要是有美国人撑腰。

第三，坚决遏制伊朗拥核。奥巴马虽然没有公开否认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但坚决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与此同时，以色列对伊朗发展核计划如鲠在喉，必欲及早除之而后快，故也会不断向美施压。目前，美国对伊朗提出了两个基本要求，“第一是要求伊朗停止研制核武器计划；第二是要求伊朗停止参与美国所谓的‘恐怖活动’，包括支持真主党、支持伊拉克什叶派组织等。作为回报，美国准备呼吁国际社

会中止对伊朗的制裁”。对此，伊朗不予理睬，依然我行我素。因此，在伊核问题上，美伊矛盾是對抗性的，短期内难以调和。

第四，坚持长期在伊拉克驻军。虽然奥巴马信誓旦旦地一再重申美如期按计划从伊拉克撤军。但要落实，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从美中东战略考虑，美决不会放弃长期在伊驻军。从伊拉克现政府的处境来看，也不希望美全部撤军。美国陆军参谋长凯西预计，“美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作战部队将会再逗留 10 年，作为美国打击中东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而做出努力的一部分。”¹

第五，继续打击地区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激进势力。美将反恐重点转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同时，仍视真主党和哈马斯为恐怖组织，并未放过他们，但在具体做法上有些变化。

第六，坚持巴以“两国制”方案，继续支持中东和平“路线图”。

奥巴马的“新中东政策”，对改善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形象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随着该政策的逐步落实，美国同该地区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会有所缓解，“巴以走向谈判是迟早之事”，中东地区紧张形势也渐趋缓和。但由于美主导中东地区事务的总体战略和偏袒以色列的根本立场未变，因此，美国同该地区人民之间的根本矛盾无法解决。一年来，奥巴马中东“新政”虽有一定收效，但离奥巴马的预期还相距甚远。今后，中东地区谋霸与反霸，控制与反控制，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还会长期继续下去，暴力、恐怖事件会时有发生。中东地区局势难以平静，仍将是多事之热点地区。

(责任编辑 何任之)

¹ 《美联社华盛顿 2009 年 5 月 27 日电》，《参考消息》，2009 年 5 月 28 日。

rapidly. In this endeavor, though Taiwan as an important economy in the region has taken an active attitude towards such a cooperation, it remains much at the margin in the cooperation, let alone being taken into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cess, which has raised the issues of economic interaction of the economi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such a cooperation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aiwan's involvement.

The Mutability and Immutability of Obama's New Deal¹³ in the Middle East

Liu Baoli

President Obama has made tremendous adjustment to US Middle East policy, putting forward a new Middle East policy, which can be summed up as six changes and six immutabilities. Over the past year, though Obama's New Deal¹³ in the Middle East has achieved some positive results, they fell far short of expectations. In the future, the struggle between hegemony and anti-hegemony, control and anti-control, aggression and anti-aggression is likely to continue.

Sino-Afric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Making Further Development

Huang Shejiao

The fourth ministerial meeting of FOCAC was held at Sharm el Sheikh, Egypt in 2009. African leaders highly praised China's commitment to faithfully fulfill her promises made in Beijing Action Plan (2007-2009)¹³, passed by the Beijing Summit in 2006. The eight new measures initiated at the latest FOCAC meeting have given further emphasis on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of the local peopl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elping the African countries better cop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climate change as well as sustain their development.

The Policy Development Trend of Jacob Zuma's Government in South Africa

Yang Lihua

Since the ANC headed by Zuma continued its rule by winning 65.7% votes in the national election organized last April, its government has taken measures to adjust cabinet composition, stabiliz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raise the efficiency of the government so as to protect domestic employment, attract investment, and promot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to assure South Africa's persistent economic growth in the face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 Analysis of the Smart Power¹³ Applied to China's Foreign Aid

Liu Huihua, Xu Juxian

Foreign ai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 country's Smart power¹³. In an economically globalizing and interdependent world, its function as a diplomatic means is increasing. At present, research on Foreign aid¹³ theory needs to be further emphasized so as to provide better guidance for its practice.